

集部

晦庵集卷八十

宋　朱子　撰

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為邑雖有難治之名而吾之為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為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

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鬬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為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為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為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悅者而令則驩然無與為異吾嘗困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令則廓然無事之可為也吾將更葺廳事之東參採賓佐屬詠之什而榜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為我記之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為

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為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玉之始至坐于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與民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序前日之屢事為

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玉末之思耶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粗之間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間猶欲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究夫無彼此精粗之間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間乎予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其意為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尚有考云淳熙戊申

八月甲申朱熹記

玉山劉氏義學記

始予守南康鄰境德安有宰焉為政一本儒術甚以惠愛得其民歲饑為請蠲租而州家不可顧民狠顧相驚有逃去者則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為若等力請於州必蠲十七者令寧委印綬去終不忍使若等為異鄉鬼也民聞是令下為之感泣復相與攜持而歸衆乃具以情白州若部刺史竟得如約乃已予聞而竊心善之而

問其邑里姓名則曰玉山劉侯也南康屬邑有越德安而縣屬者每遣掾吏循行則必戒使謁劉侯觀其荒政所施以為法於是劉侯之恵不止行其封内而又波及南康之境竟食新民得無流亡殍死者及予將終更乃得納謁劉侯之館而拜賜焉則望其貌聽其言而有以信其為君子人也後數歲予以事過玉山則劉侯以待次家居復得相見如平生懽一日慨然語予曰吾家本單貧而入仕又甚晚顧無以仁其三族者間嘗割田立

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鄉人之願學者亦許造焉兄弟之間有樂以其貲来助者而吾猶懼其或不繼也則又出新安餘俸為之發舉居積以佐其費而凡所以完葺丘壟周恤族姻者亦取具焉既已言於吾州而邦君吳侯樂聞之為之出教刻符以詔吾之子孫使毋違吾志吾子雅知我其為我記之以告其敎且學於此者使知有以勉焉予聞而歎曰令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髙臺深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

者唯恐日之不足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為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俣者身雖寵而官未登六品家雖温而産未能千金顧其所以用心者乃如此是則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為無本而豈徒以聲音笑貌為之矣乃追本其事而記之如此雖然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為文以干禄利而求温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已矣羣居于此者試以此意求諸

六經孔孟之言而深思力行之庶其有以不負劉侯之教也劉侯名允迪字德華今以朝奉郎叅議沿海制置使軍事云淳熙十有五年秋九月己未新安朱熹記

漳州守臣題名記

漳以下州領軍事唐垂拱二年用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陳元光奏置領漳浦懷恩二縣而治漳浦開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在舊治南八十里二十九年廢懷恩入漳浦而割泉州龍溪縣来屬天寶元年改漳浦郡乾元二

年復為州大歷十二年又割汀州龍巖來屬正元元年乃更徙治龍溪唐末五季之亂常為泉州支郡而偽刺史董思安者至以私諱輒改號為南州我宋乾德四年泉州陳洪進以二州版圖歸王府始詔復故號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洪進入朝請吏遂以衛尉寺丞劉援來知州事而五年又割泉之長泰縣以屬焉盖凡漳之所以為州其本末之可考者如此其守將則陳公沒而為神令以王封廟食後乃或見或否以至于劉侯而後

始有紀焉葢其廳壁之記本嘉祐中鄭侯偕之所立逮淳熙中火而復刻則又趙侯公綢之為也紹熙元年假守朱熹至而觀焉則其木理往往龜裂且其所書又太煩悉而將無地之可書也乃為買石延平礱置聽事更為擘窠省文之法以寫舊記而虛其左方以俟来者云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令縣令建安劉炳之所為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

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弃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

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畀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令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冠暴尤劇莽為丘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

之来訪其遺跡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為之慨然永歎以為先生之遺烈不建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絶使人興起衰病零落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壯節亭記

淳熙己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跡得故尚書屯田外郎劉公凝之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予惟劉公清名高節著於當時而聞於後世暫而揭其餘風者猶足以激懦而律貪顧令不幸饋奠無主而其丘墓之寄於此邦者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為作小亭於其前立門牆謹扃鑰以限樵牧歲以中春率羣吏諸生而祠焉郡之詩人史𩦆請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

壯節適有會於予意因屬友人黄銖大書以揭焉自是以来東西行而過者莫不顧瞻起敬而予亦自以為兹丘之固且安可以久而不壊矣紹熙三年嵗在辛亥予去郡甫十年而令太守章貢曾侯寔来按圖以索其故則門牆亭牓皆已無復存者為之喟然太息即日更作門牆築亭其間益為髙厚宏闊以支永久又礲巨石以培其封植名木以廣其藾求得舊牓復置亭上嵗時奉祀一如舊章且割公田十畝以畀旁近能仁僧舍使専

奉守為增葺費而又以予為嘗經始於此也以書來曰
願得一言以記之使後之人知吾二人者所為拳拳之
意而不懈其尊賢尚德之心也斯不亦有補於世教之
萬分乎予曰諾哉曾侯名集字致虛學有家法故其為
政知所先後如此云三年夏五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冰玉堂記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修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
得其故居遺址於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荊棘而往

觀焉問其北隠然以髙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窊然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盖自兵亂以来蕪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曽俟為之躊躕四顧喟然而嘆曰凝之之為父道原之為子其髙懐勁節有如歐馬蘇黄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之居山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官於此邦者亦得以扣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

之外臺傾洺平鞠為漼莽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躑躅於其上又何其可悲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而溝之以合於郡圃纍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玉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象於其上且聞陳忠肅公之嘗館於是也則又繪其象以侑焉既而所謂是是堂漫浪閣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及書来屬予記予惟異時承之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披

圖考驗尚能憶其彷彿因喜曽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来人心不正行身者以同流合汙為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已為長策其聞劉氏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曽侯一以表賢善俗為心而不奪於世習豈可得哉於是既書其事而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畫為寄者因并以遺曽侯請刻堂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紹熙三年秋九月庚午朔旦新安朱熹記

黄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為窮僻而國朝以来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勲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為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

以夸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葢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為黄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歴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舂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来不傳之緒於遺經

遂以其學為諸儒倡則令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謗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

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令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宫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訦字誠之其為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来者使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月戊子後學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光澤縣社倉者縣大夫毗陵張侯訢之所為也光澤於邵武諸邑最小而僻自張侯之始至則已病夫市里之間民無葢藏每及春夏之交則常糴貴而食艱也又病夫中下之家當産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則無所於歸而或死於道路也方以其事就邑之隱君子李君吕而謀焉適會連帥趙公亦下崇安建陽社倉之法於屬縣於是張侯乃與李君議略放其意作為此倉而節縮經營得他

用之餘則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則損價而糶以平市估冬則增價而糴以備來歲又買民田若干畝籍僧田民田當沒入者若干畝歲收米合三百斛并入于倉以助民之舉子者如帥司法既又附倉列屋四楹以待道塗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棲託食飲而無暴露迫逐之苦蓋其創立規模提挈綱領皆張侯之功而其條畫精明綜理纖密者則李君之力也邑人既蒙其利而歌舞之部使者亦聞其事而加勸奬焉於是張侯樂其志

之有成而思有以告来者使勿壞則以書来請記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為吏者賦斂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何暇此之問哉若張侯者自其先君子而學於安定先生之門則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聞孫遂傳素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慮之及此而能委心求助以底于有成也李君於予蓋有講學之舊予每竊歎其負經事

綜物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令乃特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其毫末是不亦有感夫故予既書張侯之事而又附以予之所感於李君者來者尚有考云紹熙四年春二月丁巳新安朱熹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

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盖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内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為利禄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

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来也哉道之不明其可嘆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櫝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為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寘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

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焉其役始於紹熙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而取諸廩士之羸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既成因予之友蔡君元定以来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為己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令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

所以自為者不以汨心思滅聞見為極摯之歸也因為之記其本末而并推近世所以為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四年癸丑九月甲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貴溪之水其原東出鉛山之分水北出玉山之鎮頭者

合為大溪自弋陽西流逕縣治南少西迺折而北大溪之南有小港焉出縣東南境上西北流至縣治西南乃入于溪居民行客之往来者故以舟楫為二渡自縣治西南絶大溪者曰中溪當其西流北折之處者曰鑿石小港水落時廣不過百餘尺褰裳可涉霖潦暴至則其深廣往往自倍而亦為一渡中溪之舟每以是時過港常為横波所湯擊人力不得施鑿石則水觸西崖鬬怒騰蹙其險為尤甚故二渡者嵗率一再覆溺邑人病之

欲為浮梁以濟久矣而役大費廣無敢倡者令縣大夫建安李君正通至則陰計而嘿圖之久之迺得縣之餘財八十萬將以屬工而邑之大姓聞之有以錢為連環巨緪千五百尺以獻者有捐其林竹十餘里以獻者州家又以米百斛者佐之於是李君乃相大溪二渡之間水平不湍者以為唯是為可久遂以紹熙三年六月始事民讙趨之不百日而告成兩崖礲石為磴道高者五百尺畀者亦居其五之四橋之脩九百尺比舟七十艘

且眂水之上下而時損益焉又維十舟以梁小港作雙艦以航巨浸於是東西行者春夏免漂没之虞秋冬無病涉之歎其功甚大而費則省葢其規模籌畫一出李君主吏工師拱手受成不能有所預也旣又留錢五十萬於明覺浮屠氏使自為質貸而歲輸其贏五一以奉增葺之費明年李君將去乃以書来道邑人之意請予文以記之予惟李君此橋之功百里之人與四方之往来者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其才之果藝明

達用無不宜又非獨此為可書也姑為記其本末以告後之君子使知其成之不易者如此相與謹視而時修之是則李君與其邑人之志也云爾四年九月戊寅既望新安朱熹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邵陽太守東陽潘侯燾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来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

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為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壽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彷彿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中春釋奠于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其學也敢謁一詞以

記之使来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亟三復為之喟然而歎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于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于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於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倘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藴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

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以為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据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甞欲援故相蘇公請刋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旣敘其事而併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旣足以及此矣則又

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浦城縣永利倉記

浦城縣遷陽鎮永利倉者故提舉常平公事黄侯某之所為也聞之故老某年中黄侯以鄉人奉使本道奏立是倉其里中歲時斂散以賑貧乏且使鎮官兼董其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頗賴其利後以兵亂廢熄無餘歲或不收民輒告病於今若干餘年而吏部之調鎮官猶

龔故號也中間知縣丞王君鉛視邑之仁風諸里社倉頗有成効欲取其法以復山倉之舊而議不克合令知縣事括蒼鮑君恭叔之來乃復有請而使者吳興李侯沐深然之於是鮑君得致其役營度故壤築倉若干楹不日告成略如舊制遂移縣庾之粟若干斛以貯焉夏發以貸冬斂以藏一以淳熙某年社倉制勑從事蓋凡貸之所及者某里某都之人固皆有以望於其後而無復凶年之慮矣其所未及則亦欣然相告曰是倉息滋

而藏羨其肯卒遺我哉鮑君聞之以書來告曰邑人之情如此不忍以無記也予觀黄侯當日之權足以制一道而其後為此乃僅足以恤其鄉鄰蓋未嘗不歎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廣以令推之則未必其勢之有不能也是安得以今日社倉之法告之哉若李侯鮑君之是役則既足以使黄侯之心愈久而不泯而又能承天子之詔以廣其恵於無窮是皆可書也已獨後之人能推所餘以徧乎其所未及則有未可必者故特為之書其本

末而并以告焉庶乎有所考而不忘也紹熙五年夏四月己酉朝散郎秘閣修撰新權發遣潭州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朱熹記

信州州學大成殿記

紹熙五年秋九月熹自長沙蒙恩召還道過上饒其州學教授嘉興林君某来見請問所以為學之意甚勤與之語知其平日所用力者皆古人為己之學而進則未已也既乃起而言曰此邦學政其弊久矣士子習熟見

聞因仍淺陋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且其屋不時修
亦多頹圮而禮殿之壊為尤甚至於象設衣冠位次又
皆不如法式某不自料既為之講以所聞幸頗有知鄉
方者又將撤其故殿而一新之倘遂有成願得一言以
記之且有以進其學者於將来則幸甚熹謝不敏退而
問諸邦人則皆曰林君所以教其諸生者有常業而皆
本於所謂古人為己之意其於學之庶務則又巨細必
親無所漏失故能當此儉歲既廣其弟子之員且什五

六而猶有餘力以及此蓋屬役之初首出餐錢以給諸費而漕臺州家亦有助焉諸生之有職秩者又相與捐俸入以相其事瓦木工徒之直一毫無所取於民也熹心善之比歸而往觀焉則其軒楹宏敞堂室靚深先聖鄉明先師西面左右衆賢以次列坐一如今歲奉常所下新制而其冠冕服皷𢈔圖合禮取諸監學靡有僭差蓋雖近輔名藩鮮有能及之者熹於是焉喟然太息益信林君之學有以充其志而力又有以行其學也歲晚

還家甫爾休息而林君復以書來曰殿既訖功將以來歲正月丁亥朔旦謁守貳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以落之前日之請願卒有以賜之也熹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禮先聖先師於學宫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鄉往而幾及之非徒修其牆屋設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為觀美而已也而今之為吏者於是數者猶有不及求其能如林君之所為者則既難矣而況欲其仰體國家之意以身為率使其學

者皆知古人之所以為學者而心庶幾焉豈不又難矣哉於是為記其事使刻諸石以厲其徒且使後之君子有以考焉而毋忘林君之志也十二月辛巳朝請郎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學記

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修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来請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庭詢貢士邵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来告曰吾邑

之學久廢不治自令明府之来即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缺且籍閒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斤長橋僦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為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為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鄉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攜子弟来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

退而相與出捐金齋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
百萬而學之内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廡靡不嚴備象設
禮器皆應圖法盖高君之於是學非獨其經理興築之
緒為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為吏者所能及
而邑之人材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之悉書之以告来
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髙君於會稽而知其
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者又有成効如此故已樂
為之書矣而況其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髙君之教而有

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鬬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則又予之所深嘆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為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考焉抑髙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并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羡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者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是以言出其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誦説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

三月庚申朝請郎提舉南京鴻慶宫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嚞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為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為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逺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髙君商老實始為之於其縣善拳

開寶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来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為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来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繦屬争先視貸

籍無龠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為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弊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

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况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髙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異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三月庚

午既望具位朱熹記

寧菴記

侍講王公病革顧謂其子瀚等曰生之有死如旦之有暮盖理之必然也吾幸晚得歸息故廬今又以正終牖下是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者復何憾哉汝曹亦無過哀但兄弟友恭敬奉而母力學自立扶植門庭毋為吾羞足矣語絶而逝諸子泣奉其教不敢違未幾而公夫人亦不起疾諸子既奉兩柩合葬白沙石笥之原

乃築祠堂寮舍以奉烝嘗居守者而取公遺語命之曰寧菴買田百餘畆以給菴費輸王租而斂其遺餘以為歲時增葺之備閒以告予而請記其所以名之意予感王公之言足以見其所守之正死而後已又嘉伯海昆弟之能遵先志而不忍忘也因為書其本末如此云慶元乙卯六月已未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為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

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絶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礱石刻之寘諸郡學講堂之上以竢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曰令曰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

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厲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令吾徒相率為此非敢以為夸乃欲以為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為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貴於己者則又未足以議其教法之是非也

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禄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如何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已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

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顧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于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為如何也

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魏國録贈告後記

臣熹伏讀故叅知政事龔茂良等所記孝宗皇帝襃贈故太學録魏掞之事三復以還至於感涕竊惟掞之本以白衣名見天子恱之擢為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事以至力遏近倖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至是越五年矣而眷念不忘咨嗟閔悼錫命追榮至於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其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為如何耶後二十年掞之從弟

誠之始議摹刻制書立石冢上而臣頃嘗待罪史氏偶得茂良等所記因書畀之請并刻焉以丕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亦勸於忠讜云慶元元年九月九日庚寅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臣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来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斆學之意又為之飭廚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

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合舊為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

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

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斆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

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為錢四百萬有竒則常君既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璝十二邑之長陳君玶等亦以其力来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宫新安朱熹

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祲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為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為不可即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

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容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為屋以儲之涖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庾外為重門以嚴出內其為

條約葢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即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為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

嗟嘆息其賢以為不可及而包君以書来道其語且遣倫及伸之子振来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為之書其本末既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為而不肯為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為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為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例得從腏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宮講堂之

東偏作為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来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吴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盖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悦周公仲

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髙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効盖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

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為畿輔文物之盛絶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為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

洒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巳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盼位次又攺稱吳公云五年六月甲申具官封賜朱熹記

晦庵集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八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張元任

晦庵集卷八十一

宋 朱子 撰

跋

跋朱給事奏劄

伏讀給事中朱公奏劄共惟前輩學問醇明故所以告其君者知所先後如此而忠誠懇至溢於文辭筆札之間者又可以見其充養之厚云隆興元年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謹書

後二十八年再得披玩因觀舊題歎前修之益遠悼吾年之不留復記其後云

跋陳了翁與兄書

章氏議却不成農師極惓惓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戸曹之妹鍔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為瑞奴等之慮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可無慮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巳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常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葢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葢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為

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隆興甲申十月九日新安朱

熹謹書

跋胡文定公詩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横施設在臨時滿堂兔馬非

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　踏遍江南春寺苔野雲

蹤跡去還来如今宴坐孤峯頂無法可傳心自灰

祝融峰似在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

元不死夜来明月又重圓　明公從小便超羣佳

句流傳繼碧雲聞道別來諸念息定將何法退魔軍　十年音信斷鴻鱗夢想雲居頂上人香飯可能長自飽也應分濟百千身

右胡文定公答僧五詩公子侍郎所書以授墳僧妙觀而妙觀之所摹刻也儒釋之間蓋有所謂毫釐之差者讀之者能辨之則庶乎知言矣乾道乙酉十一月庚午新安朱熹書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

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遊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為世醇儒今乃欲以筆札之工追蹤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放奔逸與西臺之温厚靚深其得失之筭必有能辨之者朱仲晦父云

跋胡五峰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虚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時籍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閣老新峩豸角冠（劉共父自秘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

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張䰟公為了賢書佛號

世之學士大夫措身利害之塗馳騖而不反是以生死窮達之際每有愧於山林之士觀丞相䰟公所以慨然於賢老者則可見矣嗚呼服儒衣服學聖人之道誠能一以義理存心而無惑於利害之際則其所立當如何

哉乾道丁亥冬十有二月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

兒曹外甥輩比過治宇在寅為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宏宜提耳誨導之在范甥宜勉進其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題品褒借之豈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後與民瞻叔夏遊茍有過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之不令貳其過在二公即安國亦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来俗習頹

靡此風日以替矣安老器識過人當令之望津途軌則當以往哲自期庶幾此風之復見也邸報十五卷并五月分者并以歸納乾菌承貺示珍感珍感安國再拜去夏所借報中有言吕舜徒章者或見之望更借示自五月以來新報能一一借及幸幸吕公諸子聞自衡陽過江西不知今何在或知信喻及鄉里得近信否所奏前章及第二義不以示他人恐知安國又上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方生士繇出示所藏胡文定公與其外大父尚書呂公手帖讀之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三復歎息因敬書其後以致區區尊仰之意云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跋劉平甫家藏胡文定公帖

彦修必已奉太夫人赴溫陵此郡樂國也便於養親同增歡慰臨川密邇鄉邦音問易達彦沖退然自守深可嘉尚德門積善久矣如昆仲出則奮其才力建立事功居者進修術業養成德器乃邦國之光凡在鄉鄰亦預榮焉衰老覩此盛事不勝欽歎安國又啓安國再啓湖湘旱饑之後民間窘迫而供饋頻繁江西諒亦爾然教令既孚吏民信服

不晚必有除擢矣寅在桐江幸亦粗遣然歸養之意甚濃謾恐知之憲姪比蒙恩命皆昆仲平日奬提之所及也感佩之意言不能喻安國再啟
伯達孫令已長成莫須早晚令隨貢元伯伯習知禮義若一向不讀書恐不便也與族兄書其略如此
屏山劉玶平甫藏胡文定公帖一卷前兩紙胡公與平甫伯父秘閣君蓋公之辭而其子祠部君筆也時秘閣守臨川兄侍郎公守温陵弟屏山先生稱疾不仕胡公

之子侍郎守桐江兄子籍溪先生以布衣特起典教鄉郡書辭蓋徧及之後一紙胡公與其族兄書實公手筆平甫購得之所稱范甥者即平甫外舅太史公也胡公正大方嚴動有法教讀此者視其所褒可以知勸視其所戒可以知懼平甫能葆藏之其志亦可知矣乾道癸巳三月乙酉新安朱熹觀於劉氏山館之復齋因敬書其後云

書屏山先生文集後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玶所編次已定可繕寫先生啓手足時玶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缺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是反復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譌謬熹以門牆洒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為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故以

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熹謹書

跋張敬夫為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熹既為尤溪大夫石子重記其修學之事又為作此五銘焉時子重方為藏書之閣於講堂之東中寘周程三君子像旁列書史之櫃而使問名於熹請以傳心榜之而子重遂并以其銘見屬熹愚不敏不敢專也且惟子重之為是閣蓋非學校經常之則非得知道而健於文者不能有所發明也則轉以屬諸廣漢張君敬夫而私

記其說如此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為典禮所以制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来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

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為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于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没于無聞因竊蒐輯敘次合為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可參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版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詵孟詵徐潤孫日周等儀有録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幷得善本通校而

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
于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淳熙元年五
月戊戌新安朱熹謹識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
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
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
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

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晩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别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别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歴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餘篇國别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

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来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温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書乎自漢以来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樞仲乃以暇日作為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

綜温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
區别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
熹始得而讀之為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
者淳熈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于雲谷之晦庵
云

書和静先生遺墨後

和静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
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

藏之令陽夏趙侯刻寘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怳然自失因敢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

跋張公予竹溪詩

婺源雖巖邑而故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予其一也好為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造於閎澹其大篇

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歲屏居山田水竹之間專用詩
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與游多一時名勝類皆退讓推伏
樂稱道之觀呂侍郎諸公所題文編可見矣淳熙丙申
予自建安歸故里公子之子珍卿持以見示因得三反
咏嘆究觀製作之意信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也然予
聞公予天資孝友絶人其篤於兄弟之愛至犯患難取
禍辱而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盛稱
其詩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識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以

示鄉人使知公予之所以自見於世者不但其詩而已葢於名教庶亦深有補云五月既望邑子朱熹書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令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間為熹言其所見聞與是

數書畧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説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日忘又已如此可勝嘆哉

記大學後

右大學一篇經二百有五字傳十章今見於戴氏禮書而簡編散脱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盖嘗正之熹不自揆竊因其説復定此本盖傳之一章釋明明德二章釋

新民三章釋止于至善以上並從程本而增詩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釋本末五章釋致知並今定六章釋誠意從程本七章釋正心修身八章釋修身齊家九章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並從舊本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謹第録如上其先賢所正衍文誤字皆存其本文而圍其上旁注所改又與今所疑者并見於釋音云新安朱熹謹記

書中庸後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

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其實一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之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為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義也第二十章據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分為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未終疑亦脫博學之以下今通補為一章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二十一章承上章總言天道人

道之別二十二章言天道二十三章言人道二十四章又言天道二十五章又言人道二十八二十九章承上章為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章復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道卒章反言下學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極言其所至具性命道教費隱誠明之妙以終一篇之意自人而入于天也

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此竊惟是書子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又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識之以待誦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

紹興已巳洛人范仲彪炳文避章傑之禍自信安來客崇安予得從之遊炳文親唐鑑公諸孫嘗娶溫國司馬氏及諫議大夫無恙時為子壻逮聞文正公事為多時為賔客道語亹亹不厭且多藏文正公遺墨嘗示予以潛虛别本則其所闕之文尚多問之云溫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葢嘗以其手藁屬景迂晁公補之而晁謝不敢也因從炳文借得寫本藏之其後三十

餘年所見之本皆然欲訪完書不復可得每以為恨近得泉州季思侍郎所刻則首尾完具遂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異以為世果自有完書而疑炳文語或不可信讀至剛行遂釋然曰此贋本也人問何以知之予曰本書所有句皆協韻如易彖文象玄首贊測其令有而昔無者行變尚協而解獨不韻此蓋不知也字處末則止字為韻之例爾此人好作僞書而尚不識其體製固為可笑然亦幸其如此不然則幾何而不遂至於偪真也耶

間又考炳文之書命圖之後跋語之前別有凡例二十六字尤為命圖之關紐而記占四十二字注六字又足以見占法之變焉今本顧亦無之故其所附論説徒知以凶吉臧否平為所遇之占而不知其所占者之又有所待而然也因亟以書扣季思此本果家世之舊傳否耶則報曰得之某人耳於是益知炳文為不妄嘗欲私記本末以訂其謬而未暇今復得鄉人張氏印本乃泉本之所自出於是始出舊書授學者使以相參凡非温

公之舊者悉朱識以別之凡行之全者七補者二十有六變百八十有八觧二百一十有二又補命圖九凡例記占之闕大小七十有四字而記其所聞於炳文者如此使覽者有以考焉是時又得温公易說於炳文盡隨卦六二之半而其後亦闕焉炳文自言其家使人就謄温公手摹適至而輿亡之故所存止此後數年予乃復得其全書云好事者於北方互市得版本焉始亦喜其書之獲全今則不能無疑然無以考其果為真與偽也

時又嘗問炳文或謂涑水記聞非温公書者信乎炳文曰是何言也温公日録月别為卷而記行事皆述見聞手筆細書今可覆視豈他人之所得為哉特其間善惡雜書無所隱避使所書之家或諱之而不欲傳耳炳文又云金人入洛時從温公家避地至某州遇羣盜執以見其渠帥帥問何人應曰司馬太師家也羣盜相顧失色且訊虛實因出畫像及敕誥之屬示之則皆以手加額既而俯仰歎息謂炳文曰向使朝廷能用汝家太師

之言不使吾屬披猖至此矣凡吾所欲殺掠者蔡京王黼輩親舊黨與耳汝無憂懼為也亟傳令軍中無得驚司馬太師家又揭牓以曉其後曹以故骨肉皆幸無他而圖書亦多得全凡此人亦聞之者因并書之淳熙丙申十一月丁卯朱熹謹書

書麻衣心易後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

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比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説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為

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己而不自知其説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為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為説亦必有奇絶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偽作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脚跡下盤

旋者而與之辨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摘其謬妄之實而棓擊之耳淳熈丁酉冬十一月五日書

再跋麻衣易說後

予既為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隂王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躄使其壻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即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

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来者予省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兑皆水而卦畫不同若煮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説而公為附託以欺人者予以是始疑前時

所料三五十年以来人者即是此老既歸亟取觀之則
最後跋語固其所為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
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之不安然是時戴病已昏不
久即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
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為者欲以其事馳報
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
年乃復為吏然不為他郡而獨来此豈天固疾此書之
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

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為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為如何也淳熙丁未初夏四日病中閒閱舊書念壽翁敬夫伯恭皆不可復見因并記此曲折以附其後使覽者知予之論所以不同於二君子者非苟然也

跋李少膺脞說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澤薫陶所就非一比

長之官所能致也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法隨時制宜自有不能同者前輩蓋嘗論之不當以此而難彼也以言動行為之重乃藍田呂氏說然以經文推之有所不通不若只從舊註之為安求全之毀對不虞之譽而言則亦當從舊註三代正朔胡氏春秋傳已有此論然鄭康成杜元凱說亦不可廢蓋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冰為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

鄭來朝三事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者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為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為不可曉此亦宜當闕之耳天産地産之說熹所未曉而李君所論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因讀

李君脞說書此

跋黄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别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

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

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于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

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彊而附于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絶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黄君仲本朋友説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范文正公家書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来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還曽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来言彼動静將息將息不具叔押報十五日　新婦孩兒各安好十叔房

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絶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為候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觀

省而以其墨本見寄熹蓋三復焉而深讚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其説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淳熙戊戌季夏閏月新安朱熹謹書

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觧板本後

此書始刻於南劒之尤溪熹實為之序其篇目今建陽長沙廣東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張侯又將刻之縣學以惠學者熹故縣人嘗病鄉里晚學見聞單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習其秀異者又頗馳騖乎文字

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於聖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未純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於古者多矣令得賢大夫流傳此書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聞而樂贊其成者也是書所記雖本於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實不外乎達道達德之粲然者學者誠能相與深究而力行之則先聖之所以傳與令侯之所以教者且將有以自得之而舊俗之未純者亦可以一變而至道矣

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

熹舊記先生行實采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之為字為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之溪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娩合之強名也欲加是正則其傳已久懼反以異詞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事中以著其實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墨帖後記先生家譜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石塘橋西而舂陵胡良輔為敬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老相傳先生晚居廬阜因名其溪以示

不忘其本之意近邵武鄒専官春陵歸為熹言嘗親訪
先生之舊廬所見聞與何張之記皆合但云其地在州
西南十五里許蓋溪之源委自為上下保而先生居下
保其地又别自號為樓田至字之為濂則疑其出於唐
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専嘗有文辨說甚詳其論制
字之所從則熹蓋嘗為九江林使君黄中言之與専說
合方將并附其說於書後以證黄序之失而婺源宰三
山張侯適將鋟板焉因書以遺之庶幾有補於諸本之

闕若此書所以發明聖學之傳而學者不可以不讀之意則熹前論之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己亥正月朔旦縣人朱熹謹書

跋歐陽國瑞母氏錫誥

淳熙己亥春二月熹以臥病鉛山崇壽精舍邑士歐陽國瑞來見且出其母太孺人錫號訓辭及諸名勝跋語俾熹亦題其後熹觀國瑞器識開爽陳義甚高其必有進乎古人為己之學而使國人願稱焉曰幸哉有子如

此矣夫豈獨以其得乎外者為親榮哉因竊不辭而敬書其後如此國瑞勉旃無忽其言之陋也

跋趙宰母夫人錫誥

熹伏讀壽昌夫人始封訓辭因得遍觀諸賢跋知趙侯之所以厚於其親者非今世常人之所及矣問於士友之間皆言趙侯與其昆弟平居奉養所以悅其親者無所不用其至又知其非出於一時勉慕而為之也嗚呼其亦可謂孝矣夫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吾知趙侯異

時進而立於朝廷其必有以異乎今世士大夫之所為者無疑也因亦輒書其後云淳熙己亥四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趙侯彦遠行實名善應子直之父也

孟子喜稱柳下惠之為人以為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而世或疑之今得崇道趙侯行實之書而讀之足以信孟氏之不我欺矣著作君所以觀法其親而顯揚之者深密詳盡至於如此豈亦侯之身教有以

發之也歟抑以是為質而致知以精之則天性人心固有不可泯之義理以是為始而力行以終之則由家及國又有不可窮之事業是則熹愚不肖於著作君蓋猶不能無惓惓之望也敢竊議編末而歸其書趙氏云淳熙己亥中夏丁卯新安朱熹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

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

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謹書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右南康軍治直節堂記欒城蘇文定公為郡守徐君師

回望聖作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乙丑距今淳熙巳亥凡九十有五年而新安朱熹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既無有而杉亦不存求其記文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他所矣於是歷訪郡之老人竟無有能言其處者蓋自元豐以至今其間世故亦多變矣然建炎羣盜於今纔五十年舊迹蕪滅未應至此意者斯堂之毀其在紹聖黨論之時乎撫事興懐慨然永嘆顧郡方貧而民已病正使堂之故基尚在勢亦不能有以復於其舊獨聽事

之西有堂無額而庭中有老柏焉焚斮之餘生意殆盡而屹立不僅如志士仁人更歴變故而剛毅獨凜凜然不衰者因取直節之號寓之此堂而輩記石陷壁間且欲盡去庭之凡木而雜植杉柏以彷彿前賢之遺意則既非時而熹亦以病告歸矣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予之志也夫是歲八月丁亥識

書濂溪先生愛蓮說後

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甞以愛蓮名

其居之堂而為是説以刻焉熹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
矣屬来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跡
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懼焉既與博士弟子立祠
於學又刻先生象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
曽孫直卿来自九江以此説之墨本為贈乃復寓其名
於後圃臨池之館而刻其説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
德来者有以考焉淳熙已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記

跋敘古千文

右敘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敘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問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清江劉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卷莊謹齊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有取於斯乎因摹刻寘南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已亥八月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右濂溪先生所為賦篇聞之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熹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闢江東道院之東室牓以拙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恥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已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謹記

跋曾吕二公寄許吏部詩

奉懷子禮吏部賢友　本中再拜

寒松厭庭院老馬倦維縶翛然出塵去粗糲朝夕
急我友隔江湖尚作一日茸平生學道心擇善有
固執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川灌河来砥柱
乃中立何時一尊酒更與交舊集

長句奉寄子禮提宫吏部闕幾

草堂竹塢閑門中吏部持身有古風老去一麾還
作病歸来四壁又成空令朝札翰知亡急舊日詩
書郤未窮拭目看君進明德乃兄事業聽天公

先君子之執友吏部許公熹不及見也然而竊聞其學蓋以修已治人為一致要之事實而不為空言者今頌二公之詩可見當日衆賢注心高仰之意矣至於前輩交游之際所以觀考德業相期於無窮者與夫中興一時人物之盛覽者亦當慨然有感於斯焉淳熙已亥十一月辛巳新安朱熹謹書

跋王樞密贈祁居之詩

王公素剛毅有大節方廷爭和議時視秦檜無如也而

能屈體下賢出於誠意如此是可尚已祁公以布衣諸生抗彊相折悍吏卒全窮交非其所養之厚所守之堅何以及此三復此卷為之太息而書其後云淳熙已亥臘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康節誡子孫文

康節先生邵公手書誡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詩得之鄰林向氏刻寘白鹿洞之書堂以示學者淳熙庚子閒基節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居士傳

熹少讀龜山先生文集固已想見居士之為人今得鄧生絢所攜墨本觀之又見了翁道鄉游察院李丞相張侍郎諸前輩稱述之盛如此不勝慨嘆夫居士之為人蓋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先生猶嘆其莫有開導而輔成之者吾儕小人姿本薄惡其可不汲汲於學問以矯厲而切磋之邪因敬書其後既以自警且以視諸同志云淳熙庚子季春壬申新安朱熹書於南

康郡舍之拙齋

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

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公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已歸仁知言養氣之説時葢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為不易之論也来南康得楊君伯起於衆人中意其淵源之有自也一日出此卷示熹三復恍然思復見先生而不可得掩卷太息久之淳熙庚子四月辛亥新安朱熹書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右伊川先生與莆田方君元寀道輔帖後一帖乃嘉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真蹟今藏道輔曾孫友陵家後百二十四年後學朱熹得曹建模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

題洛神賦圖

此卷筆意淳古畧似漢石刻中所見草樹人物亦可考見當時器用車服制度不但為好事者無益之玩而已

朱熹識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淳熙庚子中夏丁巳新安朱熹觀于南康郡圃之愛蓮堂因識其後

跋冰解圖

熹觀此圖讀洪陸二公跋語為之隕涕淳熙庚子五月戊午

跋太室中峰詩畫

觀此卷二室諸峰誦陶翁送羊長史詩為之慨然掩卷太息至於畫筆精深山勢雄偉不暇論也淳熙庚子中夏七日朱熹仲晦父書

書語孟要義序後

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于本章豫

章郡文學南康黄某商伯見而恱之既以刻于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熈庚子冬十有一月己丑朔旦江東道院拙齋記

跋免解張克明啓

行藏勲業銷倚樓看鏡之懐窮窕崎嶇增尋壑經丘之趣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宫而輒以自與何哉然予亦濡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懐也三復其言為

之太息庚子至前一夕六老軒書

跋獨孤及答楊貢處士書

獨孤及為舒州刺史作口賦法處士楊貢以書譏之曰富者出萬令易以千貧者出百令乃數倍富倍優貧倍苦及答之曰據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户三萬三千而應差科者唯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户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每歲三十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髙户

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貫其次七百六百貫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人日困蹙故令為口賦法以三萬三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乃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富人貧人悉令均減倍優倍若何從而生

右見獨孤常州文集及大歷中卒於常州此又在其前可見當時田制隳壞之實然不能精加考覈以復武德貞觀之舊而遽為一切之法以亂經制何耶所謂三十

萬貫者蓋幷租庸與雜傜言之而所謂口賦法者則已有兩税之漸矣

跋洪芻所作靖節祠記

讀洪芻所撰靖節祠記其於君臣大義不可謂懵然無所知者而靖康之禍芻乃縱慾忘君所謂悖逆穢惡有不可言者送學榜示講堂一日使諸生知學之道非知之艱而行之艱也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既為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為謝時白鹿洞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攽皆為聞人令子和弟子徵之家尚藏其手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年月日朱熹仲晦父記

跋張巨山帖

近世之為詞章字畫者爭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

其蕭散澹然絶塵如張公者殆絶無而僅有也劉兄親承指畫妙得其趣然公晚以事業著故其細者人無得而稱焉敬夫雅以道學自任而遊戲翰墨乃能為之題識如此豈亦有賞於斯乎

跋陳簡齋帖

簡齋陳公手寫所為詩一卷以遺寳文劉公劉公嗣子觀文公愛之屬廣漢張敬夫為題其籤予嘗借得之欲摹而刻之江東道院竟以不能得善工而罷間獨展玩

不得去手蓋嘆其詞翰之絶倫又嘆劉公父子與敬夫之不可復見也俛仰太息因書其末以歸之劉氏云

跋蘇聘君庠帖

予来南康聞蘇聘君嘗居郡西門外暇日訪其遺迹無復存者永懷高風不勝慨嘆南上人出示此軸三復之餘益深遐想淳熈辛丑正月二十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題

跋南上人詩

南上人以此卷求余舊詩夜坐為寫此及遠遊秋夜等篇顧念山林俯仰疇昔為之慨然南詩清麗有餘格力閒暇絶無蔬筍氣如云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余深愛之不知世人以為如何也淳熙辛丑清明後一日晦翁書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静来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

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盖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静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徳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跋顔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顔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

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為作歸去来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淳熙辛丑秋七月壬午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張魏公與劉氏帖

張忠獻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為本故其與人言亦未嘗不依於此今觀其所與寳學劉公屏山先生共父樞密書帖詩文亦可見矣劉公從公川陜并心國事故公於其兄弟父子之間眷眷如此亦豈苟然者哉先生之子玶有味其言欲廣傳之以悟當世因屬熹書其後淳熙辛丑八月甲子新安朱熹敬書

跋鄭景元簡

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

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淳熙辛丑八月乙巳朔丹陽朱熹書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

右申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是足以驗其平生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屋壁而已也夫

呂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大而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間大者既立則雖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侯之莫府趙君彦能將模刻寘府學以視學者而屬熹書其本末熹不得辭也侯名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其為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州民宣教郎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書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内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録也昔孔子歿門人唯曾氏為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為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

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安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踈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

必為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别之雖有内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為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謹記

跋陳徽猷墓誌銘後

秦丞相用陳公為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見公考亭私第公為

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中冬乙亥因覲汪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公孫坦藏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

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

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来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

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藴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晦庵集卷八十一